

卷  
5-8

# 續黃梁

初捷南宮意康  
楊江閩客詩更  
謝曉供筆工生  
如郎道之作黃  
梁夢·湯顯祖

# 孤詰

同是萍飄空泊中笑淚  
怒罵人捐碓談詣涉江  
皆以趣可使青鸞承下風



# 小獵犬

紛々野馬興醜難道  
是先生睡眼迷蠅蟲  
既塗遺細火寓言渴  
免莫名歸

獵犬



# 辛十四娘

三郎丈妻未了  
情功以主婢好  
同行故毒養他  
從天降牛對天  
顯道性本



狐詣

文登 吕濬恩 敘清 誌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棄儒，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芥。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破碎其家，搥酒瓶充例餉。惟而此如濟，而居逆旅。見乃夜有奔女，顏頰麗，為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稚，但不為君崇光。貴耳，萬善而不疑。女囁勿與客通。日至，與其外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孤居。無何，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或不左。萬歎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顧一觀，仙容萬白於孤。謂客曰：「見我何為？」或曰：「我亦猶人耳。」聞其聲，應在目前。四顧却，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能詭語。之曰：「日之夕矣，怠日以我為牛羊下巹耶？」因請見，且謂得聽姑言。遠飛越，何苦華容使使。人聞聲，思想孤笑曰：「督孫子欲為高曾祖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孤曰：「我為孫，與客言，孤與顧聞之否？」唯唯。孤曰：「昔某村旅舍，多孤。朝出累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嘆，甚誰言。孤忽有一遠方客，自言某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進門，即有逢人陰告曰：『是家有孤客。』」惟主人欲他使。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見羣鼠出於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於主人驚問客怨曰：「孤某於此何遊？我言無主人，又聞所見何狀客？」我今所見，細細公廢。強冠子無道，之君仕用，公廢服皮道俗。不是孤也。必當是孤孫子言罷，坐客為之舉。然，就。孫曰：「既不賜見，我輩宿宜勿去。阻其陽臺。」宋五高唐賦，昔先王常遊。唐忘，而如小山。莫可切。山之陽，高唐也。旦為朝雲暮雨，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云安在？」孤笑曰：「寄宿無妨，猶有小近。」幸勿滯。像客忍其惡，作廟貌。娶乃共飲。故曰：「必一來。」索孤笑焉。孤詣甚，每一語，轉頭倒賓。滑稽史記，猶里子傳。消稽多智，猶注滑稽也。指同也。醉扶之，人言：「非若是，若非能亂同異也。」云滑稽，猶器也。轉注吐智矣。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為孤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孤辭不善，酒咸誤坐。談許之酒，數行，眾醉，為瓜蔓之出。未詳。明史文皇帝，是清族焉。其廟令，精相批。詣諸之瓜蔓，抄字，富本此。

客值瓜色，會雷飲，以觥移上座。曰：「孤娘子大消醒，暫借一觴。」孤笑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本詳。山西總有毛氏，民身毛無。著於腰十金之裹，非一孤也。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孤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孤字畫何奇？」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大主。客又復問。室觀牆城。一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太宰。乃曰：「棋孤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孤曰：「迺一典談，猶未終。遂為羣吠所亂。請歸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驛，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驛縣，生馬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驛。』是臣所見。驛生駒。是臣所聞。舉座大笑。眾知不敢。乃相約後，有問誰端者，各作東道主。覩所項之酒，酬孫。謂萬曰：「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孤笑曰：『我有之矣。眾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鸞也能言，四座無絕。倒三間，而之三倒。時人語曰：『斷舌，諫言，則絕。』」

大恚曰：「過與爾聞，何復犯孤？」孤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膳，找過相美，而罷孤之快語。不可。禪述居數月，萬皆歸。及傳輿衆告萬曰：「我此處有段學兒，裝觀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持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境，姑從之。一里，許果見。

一莊生卒，所未庶。孤住叩簷頭。前漢宣博蒼廄，皆用最富。漢主，平子每言，所言皆絕。於座前後，孫姻娘禮。吾歲，喟曰：「始吾固知，而來，則不然。」而去，又以火燒之。遂宿焉。孤早詣曰：「我適倚君歸，恐聞君意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損風，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福建晉寧康高復南宮生見葉時與三新貴遊郊報偶聞熙廬禮院属一星  
天經誠本通考卦星運三春以日月五星及羣氣月字十一曜演十二  
官帝嚴以惟人命貴財大休咎不如所自起先云天三常也吳茅集十一日星及金木水火土者因與騎諸閨下入室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佞諛之曾  
權重世宗武王始作是徵使聞有婢玉分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才氣益高小雨與游化避雨僧舍中一毫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

偃蹇不為禮舉一手登榻自詰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大作南撫家中表兄更為參選我家老倉頭雖不得小把

於願足矣一座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一中使唐子松也齎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次國計曾得意急趣入朝太子前席溫語良久

三品而下聽其點附賜號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欄窮極壯麗自亦不節何以達至如此然聲微呼則應話雷動俄而公卿

贈海物僂僂猶張足亦有量出其半一親不倒屐而迎魏王王得能長安榮華見而奇之嘗坐間集在門庭迎之集至既切請之王王公孫也有異者不如也吾家善蕭文史記王王公孫也

此名領之而已王王公孫二十年衛侯入於晉樊魏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樊魏為仙一人尤蒙寵顧頤頭面如玉無詩賦王王公孫也

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玉鍊子良問周我今置身青雲史記范增傳增謂項增增首而死罪曰貴不處君能致於貴雲之上王王公孫也

是是也後也謂登仕路爲首雲謀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有貴所處其下有賢人隱脩逸民王王公孫也

往還不能持龍虎所以處雲山萬物之靈皆歸之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之志王王公孫也

作步圯人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扶引又十餘里。小因憊欲見高山且揔雲霧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猶曰

來城不容稍停馬又顧斜日已墮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營築艤船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旁曾亦想止失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逐去曾長跪言孤身夜謁景中無長物生六尺嘗因語公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報及我大去後即以所坐者送之大則之驚

曰本謂物多故求耳對曰大辰未有死溫製臘見紅宣言我輩皆被官宦氏族已即侵賊頭他無索取曾叱怒曰我雖守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取爾賊亦

怒以巨斧揮曾項脰墮地作聲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不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輒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先几決罪福曾同歸伏請命

王者閱卷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群和聲如雷震即有巨鬼猝至墀下見鼎高七八尺以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曾散陳衣帶竄隙

無路鬼以左手扒髮右手握踝抱鼎中燄然一聲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

巨人取曾出復置堂中王入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令受刀山獄見西鬼入捽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前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胃腸刺股於

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曰鬼捉曾上曾大哭追詰鬼毒鋒刺腦曾自痛乞憐鬼怒拔曾起望空力擲曾住雲霄之上陡然一落及父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

移時身軀重督刀孔漸閼忽鬼脫落四支趨扁易繫縛人壞麻鬼又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資財富名枉法羈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盜鬚人持尋推算曰三

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還令飲毒少間取金錢堆塔上如邱陵漸入鐵金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頭則皮膚具裂入喉則臟腑崩潰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鉗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見齊大歲生五彩光眩雲霄鬼使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覓墮偏體生涼閑眸瞬白顧身已瘦而幼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鴟張敗絮

室之中馱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死抵盆腹轆轤然常不得一飽者取衣裳以烈火燒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頭則皮膚具裂入喉則臟腑崩潰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鉗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見齊大歲生五彩光眩雲霄鬼使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覓墮偏體生涼閑眸瞬白顧身已瘦而幼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鴟張敗絮

齋院而賊去刀喊痛室滿大驚相與泣聲益甚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通史宗宜推里為黃離謹以掌刑辟其過之屬明史三死之外有凌遲之處死繫赴刑所胸中怨忿冤塞跔聲屈覺九十八獄通史無此黑暗也正悲號聞閑署者呼曰兄夢驚通史難解爲夢不詳也如魚水也少年見阿忽踰垣來逼與私刀自刎前生悲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後爾於是大聲急呼良人與

嬌婦盡起惡少年始深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自言冤苦勿震驚一聲室門大開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圍伏被底不敢復作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通史苑林佛園澄道元術取錄也水噴着咒之煩厄其中生青蓮花也山僧何知馬嘗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憂聞之想由此深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歎然於中者必非善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所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

神以幻報黃梁將照此夢在所必有當附之以邯鄲通史中記聞元中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同卽自嘆貧困言訖恩賜翁取囊中枕授盧生卽以詩賦論著如王若登別稱擊臚音殘閑從騎皆下獻飛駕走

在旁主人蒸黃根而木熟之後

###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通史中堂主人沃人極文清為諸生時厭冗擾從齋僧院苦室中肥蟲通史蟲即臭蟲也蟻發甚多竟夜不成寐食後僵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

騎馬大如蠻臂上青鱗有鷹如廬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大如巨蠻又俄傾者騎者紛紛來以數

百輩鷹亦數百臂大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纏塵壁呼噓凡隙隙之所伏藏噓之無不出者頃列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晚

之鷹集太倉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着平天冠通史中冠宋史序融通若冲更唱進和太宗熙五年之典以詩賦論著白髮知今日詩似大巾覆青平天冠並無人問耶

集益側亦不知何語無何王者登小金銜士倉皇名駕馬萬蹄撥弁如散故煙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憲在目駭說不知所由蹠履外竊測無蹠譽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納大公急捉之且副置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草頂上有小環銅以飯匙一嗅輒棄去雖登牀構尋衣緣齒破壞蟲旋復身伏卧道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牀蓋遇蟲執政斃蚊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見殊一日書寢大潛伏身畔公醒轉側慚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大急起視之已僵而死如紙剪成者然自是體蟲無喙類前漢高帝紀袁成無准類注進也矣

## 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畫臥見一小人騎而入馬皆可寸餘突兀天臂纏臂大如蠍纏至一人亦如之羣蠍大如巨蠍二人繞屋盤旋久之士數十番至星旌雲罩纏紛絡繹分左右孟合圍大蠍室中蚊蠍無噍類其伏若若蜘蛛壁隙掘出之一朱衣人下筆坐別榻次第獻伴獲已遂上筆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有惟一小蠍大傍徨壁間取置匣中馴甚嗣之不食卧則伏枕畔見蛇頭輒齧去之

##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耽遊偶行遇一少女若紅炤容色娟好從小奚女唐李賀傳有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則報旨之。批葉說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蹠露今波。見風陽履機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觀垂久無廄有李自內出則向服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誰者得在禪院中憩驟於門住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地修竹間一班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刹欲一瞻仰翁何至此翁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施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幕幕在其室則庫院牀帳杏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李生乘醉問曰聞有公子未遭良玆竊不自揣願以鏡臺世說溫嘵農婦從姑鬻氏女有智慧曉囁增嗜自有所始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嚙何如姑曰何敢希汝也他日報曰之矣門地祖可謂身名宦盡不減嚙因下玉鏡臺叔大喜既嫁交禮女以手披斜肩大父曰我固疑是老矣大喜

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平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覩為擣元霜見楊江監稿注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卒起屈容耐坐牽袂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卒乃坐與溫處書處忘裝袋之謂鍔錢得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幸釋疑抱平曰君卓犖士領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平曰弱矣宣十九人嫁者十二人願見隨命仕之刑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私要得今朝領小奚女帶露行春不應相對熟識房內啜啜賦語生乘醉奉簾見後廉見後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閣鈎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柳袖傾瓌亭亭枯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卒怒命數人捧出酒食滿上倒春申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卧移時聽驢子猶騎草路側乃起跨驢跟蹤而行夜色迷闇悵入湘谷狼奔鷗叫聲毛寒心踟蹰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山谷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東揭門內有問者曰何處即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聞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鬼爲平原郡名此封郡君生坐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馬子雲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又傳袁十三年李康子曰以肥之得備稱始也徐見王成儀寫注也豈知也

老身鐘漏並歇宋時高麗先此書本無家音有言之表差書則曰鐘漏盡田豫爲許州刺史平生求選位司馬仲侯年七十而以居官學鑿井而夜不休是罪人也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牽制生曰郎少失怙與我祖母處有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小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輕問坐對憇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誦遂一厯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况生名士觀阿殊不玷於姻姪謂孤野孤精何得強自高揚勿處我能為媒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平家女郎遂如此端好青衣人已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聞曾從阿母嘉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運難為高履實以香肩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乃然黑石兒阿甥當鑒不認即謂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咬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笑曰後為我家婢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婢婢而立紅袖依嫗理其髮髮於耳數曰十四娘在

閨中作處生傳燈錄天柱崇慧師師僧問達摩未本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本來且貴師今事作廣生貴休休休周漢張良詩曰賢能全白生涯作娘生女係應曰門不只挑繩回首是生羞縮不安姪曰此我甥也威儀與兒作姻好何便放逐終夜竄船谷女俯首無語姪曰我喚汝非他欲為我甥作伏耳女默然而已姪命掃榻展袒褐即為合恩姊女艷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姪曰

我為汝作冰汎胡有何外諭女曰郡君之命父母富不敢止然如此草草姪子即死不敢奉命姪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我甥女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自吉覲牒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難已唱遣人持轎送生出數步外就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林裏蓬蘽蔽家而已

滿則覆之大如臂息肩置臺閣生喜受嚴偶並不疑其異相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作今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危從歸墓時當少生不忘塞修楚詞請佩繢以為言兮台令賈修以爲理法實所伏載臣理繢也冀曰枉榮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贍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已有楚銀

臺龍藝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親聞生得孤婦餽遺為饅幌樂即登堂撫觸越數日又接客見娶來招飲女聞謂生曰襄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隼觀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詳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懼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慄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我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謔嘵前却漸輕曾與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來邊生飲生醉頻招托住至則知為公子初度亂道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不出試卷示生親友臺肩嘆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儻儻南漢費詮傳周制禮韻卽賓主樂也云儻儻公子忽謂生曰謫云場中莫論丈此言今知其識小生所以奉出吾上者以起處數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發生醉不能急大笑曰若至於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

一座失色公子慚忿顏結客漸去生亦迺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孺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留我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勿復飲食生謹受教十四歲為人勤儉潔身日以杜席為事時自摸忽逢劇飲與頃豪無復紫念因而酣卧賴臥席間公子為阮沈氏最悍如婢妻不敢施脂澤日以杜席為事時自公子以生嘲慢故

衛生日思所報遂謀以醉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扣戶牀間合扉徑去生更睡醉始覺生卧几上起尋枕鋪則有物臘然絕縛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僅伴睡又感之不動而僵大駭出門呼怪廝役盡起熟之見尸執生怒問公子出驗之訛生逼奸殺婢執逐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

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傍掠皮肉益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訛女知陷附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住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空懷遠遺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婆購良家女名姓兒年已及笄見貴容華頤麗與同寢食無愛異於羣小生認悞殺殺蒼頭得信歸惄

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愁而愈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然故先是女遣婢赴燕欲達宮闈為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中華古今法長安御溝謂之楊溝在城上門一曰羊溝謂羊善耕觸間數月不得入婢懼恨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

婢力預住僞作流放上至公闈觀極家寵眷疑婢不是風塵人婢乃垂淚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貴爲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安勾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顛不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顧無也上領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告雙院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春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夜誠不可以告懇今視塵俗益厭而我已爲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間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媒待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頽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捨勿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御史臺記唐任環畧安杜伯倫誰升之嘗曰婦富貴者三少才之時如生善應及兒女九子屬暴疾絕飲食羸卧閑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金爲營養數日婢亦遂以祿卽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廡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政具蠻盈羅列殆滿頭面質去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頗大充裕後答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驥婢子跨蹇蹇屬陽以從問歸卽安否且言曩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詳之名友傳隱十一年祀丘不題而以代人其喪歸也不本宜乎注題是也言完則已过然未嘗不烈苦自勵以勉附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至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固卽成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 白蓮教

**白蓮教**通鑑記事天祐二年矩野大賊徐鴻儒以白蓮教惑京兆富平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教子徵召其子林衡及徐鴻儒于京兆志事率中卒赴兵謀死鴻儒之弟先返用紅巾爲識隨郭守志等謀起官兵捕山童殺之王林衡逃入武安山中聚眾十餘萬據是州國號宗改元龍興元兵未伐武安豐明祖授還金陵三年破據此則白蓮教之名春倫儒也。王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見陵惑眾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嚙門人生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具馬翼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狀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網奴二鼓師不至憮然而殆就牀暫寐及燭已盡急起熱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伺察門人入園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食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不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陰知其事洩諸門人門人父告之色宰寧恐其遽遁不敢捕治遂上官請甲士十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聞者撫驚杜子養生王淳推十步一吼百步一飲不期蓄於禁中注井中注樊我是樊翁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盃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裏縉妻荷戈狂巨怒吸谷之聲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各如削狀眾各對願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在不可也屢求出諸龍後之乃而遣之巨人大憤而逝格鬪房郭卽運傳林皆虎口以俗門功累補奉州三庫府累殿注格殿也不移時巨人扒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 胡四相公

菜無依處一者舉使張道一未詳○按宋真宗并江先生名四娘順士丙戌進之仲兄也性豪放自樂聞色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史某往謁冀一見之投刺牒中移時扉自牕僅者大愕却退張肅不及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閑寂無人遙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是然足音聞人足音更然而喜矣矣請坐賜教即見西座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鍾鼓珠盤雙茗懸目前各取對飲吸啜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閨曰弟姓胡氏於行為四口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談論意氣頗洽鬱鬱脯脯以鄉鄰進酒行矣似

小輩甚夥酒後劇思本意猶稍動者名之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因念而至張大惊醉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婦日託孤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孤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室無孤少間張灑滿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孤巫木如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為小孤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孤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輩往探孤巫敬請君命孤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爲自至如有控有既騎而徐相詰於途謂張曰後先生於道逢聞處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孤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孤子恐吾家花嬌不敢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等踴躍欲跳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施壓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顴破冤誕袖子若渠惜憐不知所出正因惑問又一石子落中巫頭蹙皺搥泥亂墮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刀止孤急起奔房中閉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孤如我孤否巫惟謝過張仰望空中戒勿傷巫坐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脣脣浙浙然則呼孤郎應不訛虎狼暴客易聲持重門第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孤莫逆凡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薰蕙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牆頭歎然作響其聲甚嚴張異之胡曰此必家鬼張曰何不遷來共坐曰伊道頹殘祇好懷難便了且張謂孤曰父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見一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父好足矣見面胡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不覲面爲恨事今請一識數年之友胡曰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歸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詩曹氏為贈詩云衣裳楚楚辭徐公今詩作楚楚假借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覲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厲聲藉籍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是青末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四川學使張清貧皆因任視弟顧望頤倉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啞若喪偶萬忽一少年騎白駒蹣跚見表馬甚駿意甚驕雅遂問語少年恭敬不諂諛之張因歎歎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岐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逢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孫持小簾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鏹浦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遺孽，幸能飽。而戚廉極，彊見魯。屢勸爲覓者，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送券於大姓，欲奪之。閑說取說，渠王世家有所謂說者，是景王之有閑說也。以通其詳亦如行人之有閑說也。家積不相能，謂昔事事忠中傷之因。因邵寡，僥造浮説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謂外之飛語，史記淮夫傳乃有飛語，漢揚山房之語也。招贓外之飛語，史記淮夫傳乃有飛語，漢揚山房之語也。招贓言之，忍者有之，忍者云，忍伏兵大安因欲謀為變，成新竹。而邵見聞，如冤結胸懷，朝夕顙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櫈，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異嬪。嬪姿秀才，此嬪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妒之，而陽與春頻招福飲，福以爲腹心之交。魏來聞，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坐弟坐食，亦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貴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嬪咄之。奈何日以微言相漸，福感焉，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執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庫漸空。嬪知而未敢言，既至報絕，母駁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逐析之。辛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侍，亦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忘。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戚債，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盡，無所爲計。因奉妻歸，而古無家者已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因不畏福言之食。食者渴，服不食言注食也。慨然假貸，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蹰，將旨券賈，越橫日相加。福大慄，懼妻付之。魏聞，竊喜，急逼之。妻怒，與之同興福懼，是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婚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健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拔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莫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

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不敢用刑。官人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斂。之妻遂算。婦女歸。自妾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慚。問邵氏母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爭。遇有取貨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歎以家之可圖。數曰。大娘果與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微。不覺愴惄。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氣忿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如此吾家因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厨下。熟火炕席。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也。投狀訟。訟博徒眾。懼敏金路。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色令拘押。乙署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慎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忌害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怨局局之狀。情詞慷慨。慨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王。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敵比。於是故產盡返。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後來。大娘由此止。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懼病。虛房家務。恐委大娘。重中憂。強少見。凌暴。輒推手登門。傾盆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薦珍。看餽道美。又見祿漸長成。頗爲嫌。為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某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以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遂至園所。意遙遠。不敢入。公子強與入。見花雖內隱。有美人窺視。既坐。則群婢行酒。祿辭曰。重子無知。誤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擇令早歸。恩非淺。公子不聽。俄傾。久有紛糾。祿又起醉。以醉貌。公子捨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於君行禮。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宋府珠席上。篇讀王賦君詩。君詩云。良玉未似。至馬注私處也。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沒奈何。坐金盆。孤獨。王滿家多銀。每目為沒奈何。金盆集。孤獨。王滿家多銀。每目為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益公子有女。名蕙娘。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宗傳。崇子倫。持太僕儀。出爲易州刺史。以平功封安樂侯。汝壻也。問何如。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為異。祿適行夢。北故還。入內舍。使夫人女華共覘之。也。公子聞言而喜。曰。拍名乃小女。所擬虛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破以息。如說。娶奉其寒舍。不之第宅。更煩親迎。耳。祿惶然。還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說並為辭。公子姑令歸諭。遂遣。圉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山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使人致意。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見陳重。馬木。祿貧入公子家。年餘。避。才名藉甚。前漢陸賈傳。賈公卿。聞公卿。聞。名也。妻弟長成。故少施祿。恐構婦而歸。母已故。而能行。頤。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度。馬。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報之可歸。時有巨盜。事發。遠竄。誣。祿寄。祿依。徒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謹以愚。兄。急。行。由。產。盜。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汰。若干。頃。悉。至。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逐。書。難。婚。字。寄。岳。家。令。行。去。數。日。至。北。郡。飯。于。旅。館。有。丐。子。征。管。戶。外。貌。絕。類。凡。近。至。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祿。解。被。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闕。外。寄。將。軍。帳。下。為。牙。因。祿。文。弱。俾。主。文。楷。與。諸。僕。同。樓。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考。死。也。益。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闕。外。為。將。軍。僕。向。祿。緝。述。始。知。貞。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三。盜。數。十。中。有。一。人。即。景。持。魏。所。訛。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為。之。昭。雪。冤。上。聞。命。地。方。官。贖。棄。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眾。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繆。也。祿。遂。治。任。初。福。別。弟。歸。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因。產。既。盡。亦。無。汝。飯。之。所。諸。仍。去。福。泣。伏。地。願。受。容。大。娘。投。杖。曰。責。婦。之。人。亦。不。足。繼。但。宿。誓。未。消。再。犯。首。宮。可。耳。即。便。人。往。告。妻。妻。女。罵。曰。我。是。仇。家。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擲。之。山。道。

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一王楚毒甚苦自悔惟不能不有此怨耳卒率弟躬往負荆拜岳父母請讓良功大娘叱使大跪然後請見妻女請之再四堅辭不出大娘授以出女乃指禍福罵搘汗無以自容羞辱便歸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仲恩甚多今承遺命豈敢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貲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侍老母較勝彼則謂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翌日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者非私利也今弟悔過自歸復邀請以賓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歸席改容雖舞哀泣大娘力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完悉還故土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逼西都有回祿<sub>左傳昭十八年鄭大夫也</sub>或取<sub>法</sub>大祿當也熟謀第策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房二三座舉家依廬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惠娘蕙娘痛古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裸歸聞其未嫁喜如所公予知其座大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資敗塔福員鏞營織錦見營錄夜與弟共發之石池溢大滿中皆不動<sub>清宜武劉氏也子第第</sub>家庫裏許多青絲綵織不動尊風流慷慨能使然何世胄悚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而大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蓋子省視忍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分之子得一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姪也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聞大娘與異母兄弟不恩也之水一掬一汚也

李伯言

李先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药饵可療陰司圖羅缺欲吾暫攝其家先鑿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繼從事去入一宮殿進殿見縗服袞袞脣松候其齋室上繪畫蕭何一宗江南某棺平生所私良家女八十三人鼎之佐証不認按冥律冥犯也過墮財爲銅柱以骨塋之加於炭火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燃炭火衣裳通赤群鬼以鉄葉裹<sub>南嶺高僧傳是簡石而染茶法</sub>書寫帝紀正運東置鐵羨葬於豐路水中央刺人馬亦隨驅使千移土覆之則上南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sub>火候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sub>火燄萬丈而飛騰而起以附身周罪者於豐路水中央刺人馬亦隨驅使千移土覆之則人乃降國伏移時始後詠人提之爆墮如前二墮則墮地如烟而散不能復成形入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婦人詆謗白生女王即生姻家先走一人賣婢王蠻伏地哀鳴停車研詩則異鄉之鬼思歸故入鬼門也<sub>鬼門者鬼門也</sub>王以故犯論答否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薨李重見詛於冥司耳聾問何事曰余婢實償購之今被誰控此事君覩見之惟借李路一言<sub>左傳襄十四年小邾費以句辭</sub>來齊曰使李路要我吾無盟矣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木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亡相見意忽見殿上大生破燒梁棟李大駭倒足立更隱道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燃李放神微虛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久反復相詰問周與王皆三日而薨李重見詛於冥司耳聾問何事曰余婢任三日已解任何能為力歲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sub>南月錄天台山修碑</sub>寺智師<sub>唐天祐</sub>居大殿大道場代靈可致孚詔之至家驅眾都去李方醒胡生守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遂問清曉說<sub>是時胡</sub>何時胡謂曰兵變<sub>說</sub>之變妻李金龍史

室僧景皓曰大夫不可瓦全向與室人作此心願未向人一道也何知之李真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憇卧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祐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見榮乎王云已無他疵但舌創潰瘍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脣內腐落瘢痕如杖者異史氏曰嘗世之刊卷于人世責其苟於易也然閱說不啻則文後始者不忍力推為文毫無失毫語矣之臺階耳。

具大臣之才也。世之所謂才者，皆謂之有智謀，有膽識，有口舌，能幹事，能決斷者。不知也。論在夜堂，無天日焉。誠可恨也。然大憝賊民之臺閣耳。

卷之三

何師子字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曉野鷺鳴孤山見婦人跨馬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致意消此轉視少年可十五六年過於林隴何生素有歸心日早伺之落漫漫少年始過生曲意承承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齊想辭以不暇固與之入畧坐圓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痴思如渴往來耽足無停止一日日衝半規少年故至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氏第九童子無字問過何頗念舊恩無何解屢登床亦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繚渺然覩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繩但求一親王郎九郎從之生俟其臘脣就整薄九郎醒攬衣還起來便遁去生色已豔若有所亡忘啜餐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僅邇傾枕守焉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退走惶愧衣入見生消瘦南歸北向如傷形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次涔冷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為也君既察之謹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繼緝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各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于相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繩請為君圖一佳人勝事萬萬矣生聞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何生微笑不答九郎懷約便去三日乃來探木生恨其遲詞多謂九郎曰本不疑君故跡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終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約齊怪其頻曰此約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投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驕淡病子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脉病在少陰不自復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嘆曰良醫也我貴也恩為君福生疑其詐藏約不以盡于康健弗妥也居無何果病延齊於視曰景不實言今魂氣已游墟莽參緩觀音注何能為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膳吾言果至於此生尋九郎痛哭而失色有朱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載接翰林時春深景食而路朝士無有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為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驥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暮午成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蹙眉羞慚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片盟好不妨少休此扶之而下鞍鑿於門而入公自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威今得死所矣女以悟其言之為已者離榻起立寒屋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驥子其亡郎大急馳出公擁女如故女觸色變奮寫著凶相大呼九郎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目陳無室女曰能天山河勿令秋扇見捐既而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城曰風譯如故曰女不復相夢也九郎至女色然怒譏之九郎曰此何子蕭哉名士今之太史與凡最善其人可倣却聞諸於氏況實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遞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東窗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西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襟。及復吟。詠其聲哀楚絕妙。如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迹。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窗下。向夜一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枕聳聳吟。懊惱極。恰其為鬼。

連環



欲所語面紅而止者二生抱問之答曰人入春發寒客不生人氣日食煙火白骨頭有生息但須人精血可以復活楊天曰卿自不節我故憐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甘餘日大病然樂之可愈遂為懷既而者不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顆能拌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俟滿牕中刀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香鳥鳴於樹頭即速發冢楊憂受教出門入嘵曰慎記勿忘遲延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決辰左得九年決辰之間而死其三脚注決周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鏟以待日既酉果見香鳥鳴楊喜曰可矣斬荆發塚見棺木一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弁帽歸晝寢氣咻然細於絲漸進湯匙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王漁洋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白子五

吳青庵傳少知名萬不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還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馬有才不如吳生而長貴者皆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庵奮志雲雷當以息女冤奉巾幘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侍找三年不成而後嫁于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呼暫短精細腰長小詰所來自言曰白氏字子玉略與談論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爲便道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錯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見前相送炊具來少間白来自駿馬如龍生另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厚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物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成詩詞意篇吹噓呼吐故生曰貴所授乃莫夏集仙錄音韻夫人學道京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王漁詩正頃煙大通有生急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僥僗病未能也白聞何故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真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生生曰此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識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服婢言別生惶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生曰白乃命童子方負行囊相依戀俄見一青蝶鳴落案間白辭曰與已駕矣請至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再欲問轉瞬白小如指翩然跨蝶背上嘲哳而飛杳入林中失方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然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恭切視所卧榻鼠跡碎瑣然掃除設度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王漁陽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僅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實然殊有餘地僅亦附其尾上轟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及見一朱門僅先下扶生亦下聞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僅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僅導入廣寒宮見房山道內以水晶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佳麗尤勝然忍主人同久不暇留連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五石雕欄殆擬桂闕南坐即有一人妖嬈來薦香若少間命酌有四眾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有微擾嬌人即以織指彈甲探衣代搔生毫心神搖曳固所安頓既而微鍛漸不自持笑顧眾人撲搭戲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縫者引對向客便即延前宛轉歌詡羣者笙管散曹鳴雜和歌醉一衣羣賓者亦歌亦歌尚有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綢者吃吃見時笑時中互譏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託接杯戲撓嬌嬈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譏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半聲強來捉人臂作色不夷司州覺憲使煦出就之持其臂曰汝既復足猶老兄計熾繼其手曰如今想是吾家某人以爲詔助調也遲請主人曰人間尤物左閣表二十八年叔向欲委之申公屈氏其母曰僕求一而難之君集楚能令我真個銅魂否不滅昔人有故家銅像楊家有十根皆絕色名粉兒者尤絕一日招天若欲出諸姬非弗揚天游秦竟粉兒口占一絕曰淡雅春山雨燕首嬌羞一熟口光耀一枝光五一下露白雲橫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見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遠以初兒曉之曰今大濟真良藥也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足矣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已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戲招諸女俾自擇生顰色不能自決白以簪衣人有把髻之好遂使僕服容既而僕忙之愛極畫綢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僅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追去生問主人僅曰早詣侍漏九泉街唐元和初置侍漏院記去時僕送客耳生慄然從之

仍舊舊將及門。因視妻子不知何時已薨。嗟蹶起。生驚恐而去。望之無底而足。乍驚一驚而忘則朝暉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觸然墮禪視之。劍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之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後至華山。西王母右室之中。隨風雨上下。美眷少女。追遊而尚以銅鑄為屢。過十餘月。晝擇良配。太史不肯。固以為請。諸太史告女曰。遠近無不知死已。許吳郎矣。改之一是一天也。因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名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恭。香吳郎。我事其姑。婦定不他適。使人三四往返。無成謀。遂識日備興馬妝。僕婦於生家。生感其歸。故營塚至女事姑。卒曲意順過。貧家女踰一年。母亡。骨盒作具。固不盡禮。生曰。得所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太清記詳真君拔宅過故宅。宋元詩人詩仙語本頌。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憊。留生遠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并有法學。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母喪。封不知母姓。妃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露電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詣南岳中。遇冠冕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冠。蓋披靡開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士人屬陽。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莫壓機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嵌鑿稍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偏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鷲鳳。分拆名姓。葬母。教子。專賴腳踏。無以報德。奉的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夫人狀。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大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析白設謀。又誰隱也。心難也。悔恨不已。又以馴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凡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咬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鵠為壽。太史割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鐘小倦。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乘興而步。其行健邁。家人翕息。音韻也。後還。殊猶健溢。始能及焉。道年都城。有回鶻大怒。之交。火終日不息。夜不敢寐。垂幕中。見大勢拉雜。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晏然有聲。脫脣飛去。望之大可。畱。圓復完。形如日闊。釧口向東。南陽厯厯。可見。取大愕。俄傾。大怒既遂。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滅。銅鋒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櫻。化為烏。有即釧口漏燭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

文州徐姓之海爲營忽被大風吹去。眼見至一處深山谷中。莫有居人。遂船而登。負糧𦵹。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定一覩。中有夜叉。一牙深刻。戰目闊。燈火劈生原而食。營長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縱食執入二物相語。鶴鳴爭裂。徐不似欲喫。徐懼取囊中根精。並牛脯進之。分噉甚美。後翻徐囊。徐握手以示其無故。夜叉怒。又執徐衣。曰。釋我。我舟中有金數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然再與子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入洞東。薪燃火。煮其殘。熟而獻之。二物啖之喜。夜叉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體遙聞。深懼不免。天明。一物出。入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徐剗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金。俄有數夜叉。各致狼狽。既熟。呼。徐同就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處處如家人。徐漸能舞聲如意。輒放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携一雌來。妻徐。初畏懼。莫敢近。既就徐。與交大喜。母留肉餌徐。若慈愛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掛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大壽節。雌出。謂眾夜叉曰。徐郎無骨。空手取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齒爲繩穿掛頸項。徐視之一珠可值百十金。俄俱出。徐煮肉畢。雌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